

# 组织总体符号学之展望

保罗·科布利

(英国密德萨斯大学)

**摘要:**当代符号学是全球性的交叉学科,在此基础上,如何利用并整合已有的资源,组织起总体符号学,是一个值得探讨的议题。国际符号学会作为致力于在全球范围内推进符号学研究的组织,旨在提高学会的交流和透明度,促进国际学术合作;为此,学会将制定长期和短期的目标,使符号学的发展能够适应变化中的学术环境。

**关键词:**总体符号学;学术环境;国际符号学会

**中图分类号:**H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44(2017)02-0162-05 **收稿日期:**2016-11-12

**作者简介:**保罗·科布利(Paul Cobley),英国密德萨斯大学(Middlesex University)传媒与表演艺术学院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特聘讲座教授,国际符号学会主席,主要从事符号学研究。

如何才能最好地推动符号学的发展,这并非能够一言以蔽之的问题;但我仍要试着简略地介绍我们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并希望能阐明处理这些问题的一些方式。

首先,尽管符号学不必是一个限制性的概念,我们也需要清楚指出它的定义之所在。符号学被各种方法、各种叙述所定义,尤其受到不同学科视野下的出发点的影响。其中,大致有如下定义:

符号学是

- 符号的理论
- 符号活动的理论
- 囊括了所有表意模式的“符号科学”
- 对符码和解码问题的考虑
- 语言学的分支学科或补充
- 等于“皮尔斯符号学”
- 对人类表意的研究
- 对比较性的主体世界的研究,包含了所有生物的表意

符号学的叙述将其描述为:

- 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所创立
- 由索绪尔和美国的博学之士皮尔斯所创立
- 由索绪尔、皮尔斯和美籍匈牙利裔的博识者西比奥克所创立
- 由苏格拉底以先的希波克拉底及盖伦创立的实践所创建,并由圣·奥古斯汀和约翰·

洛克发展而成

- 是感知幻觉与现实之差别的方式
- 与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类同,并在这两个阶段相当流行
- 由于文本分析已经被观者意义研究所超越,它已经是僵死的研究
- 由于对“符码”及其变体的分析总是必需的,而符号学无论如何都会考虑到受众,它是相当有活力的

• 相当于传播理论

• 相当于文学理论

• 相当于(多模态认知的)语言学

• 相当于市场和品牌理论的某个分支

• 相当于人文学的其他领域

除了最后一点之外,我们还需要指出,不同领域内,如语言、文学研究,建筑研究等领域的理论家和实践者都常常认为,他们所进行的符号研究构成了符号学的整体。此外,我们还必须承认,符号学在其历史上经历了中心和边缘理论的时期,在未来也必将同样如此。

我们能够提供一些简要的回答,来解释这种似乎过于武断的情形。符号学逐渐被认为是对所有符号,而不仅仅是索绪尔符号学和其后的巴尔特所主要讨论的语言符号的研究。在历史上,皮尔斯式的符号学是先于索绪尔符号学诞生的。符号学一词本身源于希腊的词根“Seme”(意为“符号”),皮尔斯在创造“符号

学”(semiology)一词时用它来区分宇宙中所有符号的类型。如此,符号学就构成了从古代符号学家那里发展而来的符号研究的大传统。在英语语系中,索绪尔符号学曾经占据主流,而皮尔斯符号学的发展更为晚近,后者主要是得益于国际符号学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Semiotic Studies)。这一学会于1969年建立,语言符号学家的研究和广义符号学的研究由此得以结合。如果说索绪尔符号学给人的印象是,整个符号研究都是人类话语和人类符号的话,那么,皮尔斯符号学的主张就相当不同。对语言符号这一仅仅为人类所独有的符号的局部研究,只是广义符号研究的一个部分。人类的语言现象仅仅是更为广义的符号活动的极小部分,不管这些符号活动的具体表现为何,它们都充满了整个宇宙。

由此,在更为宽泛的传统中,符号学蕴含着内在的总体范畴。在前苏格拉底的文化中,人们通过关注整个宇宙的运行——包括地球、所有生物和元素,而不是仅仅观察城邦生活中的互动,以致力于将科学和哲学整合为一。皮尔斯和西比奥克都超越了他们时代的知识界的步伐,对符号学共同怀有这样的展望。尤其是皮尔斯,就如彭索特(John Poinsett)所指出的,他后来将逻辑学、哲学和科学统合到宽泛的符号理论之中,只有通过符号学才能对其进行讨论。皮尔斯设想的符号理论是综合性而非局部的,由“数学、伦理学、形而上学、重力学、热力学、光学、化学、比较解剖学、天文学、心理学、语音学、经济学、科学史,以及男人、女人、美酒和计量学”构成。他写信给维尔比夫人,谈到他分辨出了十种基本的符号类型,以及总共59 049种不同的符号。我想指出的是,符号学的组构必须要具有与此相似的包罗万象性。这并不是说,符号学就必须是皮尔斯符号学理论,也不是说符号学的实践者们必须效忠于前苏格拉底式的宇宙论传统,而是说符号学的世界观认为,至少对跨学科的同情是必须的,而这种世界观必须由并非粗疏大意的包容性来组构而成。国际符号学会的运作向来是与这一范畴暗合的,只需看上几页其兼收并蓄的会刊《符号学》(Semiotica),便知如此;并且,它还不时明确地对这一范畴进行重新确定。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鼓励“泛符号主义”的视角,即将任何事物都视为“符号”;也不意味着我们欢迎任何未经训

练的、关于表意的思考,它们仅仅是奇思怪想,而根本没有方法论可言:我们的要旨,是要将符号学视为总体的。

主流符号学提出了这一挑战,国际符号学会的前一任主席塔拉斯蒂也确认,符号学是总体性的。在《符号学能被组织吗?四十余年来的观察》一文中,他提出,国际符号学会的两大主要任务是组织世界性的会议,并确保学会会刊《符号学》的持续出版。当他于2004年获得连任时,这两点几乎是保证符号学发展之总体性的关键所在。互联网的广泛使用只有七到八年之久,那时第二代互联网还未出现,对电子媒介的共同使用尚在襁褓之中,而全球性的互联网活动还有待宽带技术的提高才能实现。彼时,智能手机还是非常初期的、有限的科技,YouTube要到一年之后才会上线,Dropbox和其他的云储存网站在三年之后才会出现。学者们要进行国际性的互动,只能通过定期的会议来实现,这是决定性的方式。直到如今这一方式也是无可替代的,但日益发展的电子环境意味着,我们能够以比过去长期不交流,或者以漫长的、耗时费力的交流更有意义的方式来保持联系并共同工作。

当然,电子环境使得数据可以积累和互联,就好像“大数据”的热衷者总是提醒我们的那样。最近,电子化使得国际符号学会解决了塔拉斯蒂在他的文中所观察到的一个重要问题:事实上,没有人知道学会会员的确切人数。然而,21世纪伊始,任何加入这一学会的人都很难再同意塔拉斯蒂关于人数统计和数据的大致固定化的哀叹。西方大学的审计和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以及所有原本不该私有化的机构的私有化是同时发生的。尽管在现在看来,当时有人不可避免地未能预见,大学持续的审计工作(最终它是在成本有效性的名义下进行)将会导致目标设置,以及更多顺理成章的审计和目标。塔拉斯蒂讨论的是芬兰的这一体系之荒唐,但整个西方都可寻见这样的例子。

对于影响高校的审计热和成本热,以及更晚近的对公众问责制的需求之满足,并不该由数字化来承担责任。数字化仅仅是进行统计的模式,就像对国际符号学会的会员记录那样,它在一定范畴内是有用的。然而,塔拉斯蒂的确指出了,数字化和审计的结合威胁到了学者的全球群体化,尽管它有明显的、粗糙的工具注意

性,仍然应该被严肃地对待。有一种看法是,随着因特网的普及,对“知识”的储存随时可得,在路程中也是如此,因此,学者和大学都已经过时了。尽管对任何明白学者的研究和网站上提供的“知识”并不等同的人来说,这种看法是非常可笑的;在当代西方政府的思维中,它仍然是一个不断重复的修辞,有可能获得足够的支持,已影响到决策的制定,并系统地、不知不觉地得以发展。关于后者,已故的符号学家、全球符号学群体的精神领袖,翁伯托·艾柯,在最近写给他孙子的信中,写下了他的道别辞。他表达了对人们持续使用网络来查询事实的担忧,认为这样会导致个人记忆力的衰退,并最终导致社会和文化记忆力的倒退。更糟的是,没有了记忆,人类的心灵就会变得渐渐缺乏经验和感情。

这些都是很重大的问题,需要连学术协会这样相对边缘的实体也要保持警惕,并尝试以最佳方式来协商这些问题。事实上,在某些方面,比如保证对网络的使用能够促进电子化和在此之外更宽广的范畴内的意义经验上,学会也许能够起到更大的作用。对国际符号学会而言,会议仍然非常重要,而对于符号学未来的发展来说,前文谈到的两点也相当关键。2012年在南京举行的第十一届世界符号学会议,使得东西方得以联合,这在以前是无法做到的,并且为东西方的合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西方学者从中国的大量教学和研究实践中受益。过去,在这个全球性的群体中,从中国出访的学者是最少的,因此,我们必须抓住这个机会,来增加这种智慧的交流。在南美也是如此:符号学非常兴盛,而出访的学者却很少。同样的,这样的力量也显示着它丰富的实践有待人知,并在全球范围内有待于被采纳。

2014年在保加利亚索菲亚召开的第十二届符号学大会,也在当今的时代对符号学进行了组织。我想要冒险地说,这是第一届电子化的世界符号学大会,在继南京的成功之后,它吸引了来自东亚的学者,以及来自巴西的很多学界人士。它对参会者的召集不是一对多的形式,而是以网络为基础,由有效的社交媒体加以补充。这种电子记录的方式保证了主办方保加利亚大学、国际符号学会和召集了大量会员的会议方之间的良好关系。会上和会后的交流也是在新的基础上进行的:会议的组织者克里斯蒂安·班科夫(Kristian Bankv),组建了一个精

通技术的团队,他们不仅为大会提供了令人难忘的、公开的网络身份,并且成功地解决了几十年来未能解决的、创造简便易读的电子议程的问题。在国际符号学会的主导,以及新保加利亚大学的协助下,这一令人赞叹的工作得以延续:会上宣读的论文按照我们提出的条件得以出版,而不再需要等待出版商的垂怜。

在这一届大会上,国际符号学会继续致力以下举措,旨在协商学术活动的新现实、旨在用电子化为其成员提供最佳服务:

通过扩大会员群体,增加活动,为国际符号学会募集资金。对此,符号学大会显然是极为重要的,但在不召开大会的年份,也是有会员制度的。我们将会员申请流程化,以鼓励更多会员加入;并和德古意特出版社达成了协议,使会员能够使用出版社的众多出版资源。如果我们能以这种方式募集到以后活动的资金,并使学会可以自主运转,这对于资金的募集将起到关键作用。

增加透明度:使国际符号学会未来的重大决定尽可能透明。为了保持会员、包括那些大会参与者对我们的信心,我们必须保证每一位会员都在学会的未来和决定中起到作用,为其作出贡献。

国际符号学会的投票程序对于每个成员而言更为清晰。在往届大会上,这个问题似乎并不重要。然而,要确保每个成员都参与,让他们知道为何投票,这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将使投票程序系统流程化,并通过设置邀请候选人的程序,说清学会行政和委员会成员的选举程序,以及他们如何进行服务,使之透明化。会员们在学会中应该有着清楚的代表链。

确保会员能够定期接收到学会的积极交流(如邮件、通知、通讯等),而非被动交流(如网站通知)。尽管这看起来很老套,但所有的参与都有赖于交流这一简单的活动。

通过加强在社交媒体上的传播,来促进国际符号学会和符号学的发展,并鼓励合作。只要国际符号学会存在,此类活动就会一直延续下去。我们生活在一个自我推销的时代——这是颇有争议的,甚至有人拒绝进行这种自我推销。在我的个人和职业生涯中,在很多领域中我都是一个社会媒体的“拒绝者”。此外,也有完全不使用任何社交媒体进行自我推销,而只追求自身目标和学术规模的学术组织。国际符

号学会的一个附属组织——国际生物符号学会就是如此。我是该学会的秘书。它的关注点一直未变,部分原因在于,它没有进行任何推广活动。然而,国际符号学会的会员和规模要超出其许多,因此,它确实需要网络推广和信息共享。会员参与索菲亚符号学大会的方式也证明了这一点:这在其后的调查反馈中也得到了强调。随着年轻的学者进入学界,我们的会员中会有许多人精通于此。以下列出的一些责任,尤其是对处于职业生涯初期的研究者的提携和保护,都是一个高知名度的学会所期望达成的。

一、使用交流网络来加强现有研究的联系,增进其知识,并特别促进:1.符号学中的实证研究 2.符号学研究的影响。

国际符号学会是一个知识网络。我们的会员都强烈地表达了想要尽可能多地知晓符号学研究领域已有技术的愿望。要使已有的研究细节能够为人所知,并生发出进一步的研究,对此,我们有着普遍的责任。我们永远不能阻挡探索的道路,而用一切方式来鼓励探索,是这一举措的一部分。

二、建立会员发表和出版物的公开取用资源;使我们的会员能够尽可能宽泛地获取知识,将这些资源连接为网络。这些都是我们最近致力于开展的重要活动。

三、鼓励符号学者众多的地区(东亚、南美、非洲)与其他地区的合作:这样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上文已经进行过部分讨论。

除此之外,在新的学术环境中,还有我们必须履行的长期义务如下:

一、建立国际符号学会的硕博士符号学网络,为年轻学者们提供工作上的规划展望,使处于职业生涯初期的研究者们可以分享实践、相互支持。如上文所说,一个强有力的、高知名度和信誉度的学会,对于保护和推进这一领域内学者的职业生涯非常重要。现实地说,这些学者对于符号学的委身、甚至说兴趣,都是不容易的,因为符号学不像许多业已建立成熟的学科那样,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构建了起来,在职业方面它仍然是边缘化的。现在,我们需要尽可能地采取措施,避免我们现有的和将来的同人们,沦为全球高等教育中的“不稳定的无产者”(precariat)。

二、和互相关联的传统学术组织和商业组织,以及可能的资助者建立合作。乍看上去,这

似乎是学术活动私人化的问题之一,毫无疑问,的确如此。但是,我们并非要扭转这种私人化的浪潮,而是要把握这一机会。这关系新的知识经济的构建,其中,符号学在保持和推进文明社会与城市之更为进步的符号活动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我们在追求符号学长期目标的同时,在出版、确保会员的可用资源及这些资源在不停变化的学术环境中的可信性及地位上,也有着短期的目标要完成。因此,我们致力于:

一、为会员获得符号学出版物争取更低的价格,如上所述,新的会员制度能使会员获取不少德古意特的出版物。

二、提高会刊《符号学》(Semiotica)的影响因子。对于一个具有相当国际地位的期刊而言,其读者和作者都要求它具有较高的影响因子。我们正在对汤姆路透社提出相关申请。

三、增加SSCI中其他主要符号学期刊的数量:这是非常重要的,其原因难以说清,在全球范围内、在中国尤为如此;但如果我们要提升这些地区对符号学的贡献,这些期刊对于我们的会员和该地区的符号学同人都应当具有吸引力。

在组织世界大会、主办期刊等组织符号学,尤其是当今符号学举措之外,这些都只是一些程序上的挑战,在任何领域内学术活动的组织上都将面临挑战。但是,在本文进行的简短思考中,提出了一些符号学将要协商的具体障碍,尤其是意识到了这样的现实:如果全球学术维持现状,这些障碍永远无法完全解决。我们需要记住的是,在我们一开始就提到的几点中,即符号学是以不同方法、不同叙述来定义的,这既是一种优势,也为我们带来了困难。这意味着,它是开放性的,我们能够致力于使其具有弹性,并以最灵活的方式来适应改变。

(本文由西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四川大学文新学院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博士彭佳翻译。)

#### 参考文献:

- [1] Cobley, Paul 'Code in semiotics and communication', Keynote paper at the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ultural and Communication Semiotics [M]. Chengdu: Sichuan University, 2015: 3-5.
- [2] Jump, Paul 'If you want to see the cities, get moving

- [J].Times Higher Education15July 2015: 20-21.
- [3] Kim ,M.-S.( 2002) Non-Western Perspectives on Communication: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and Practice [M]. London and Thousand Oaks: Sage.
- [4] Peirce ,Charles Sanders. 'Letters to Lady Welby' ,in P.P.Charles S.Peirce: Selected Writings [M].Wiener , ed.New York: Dover ,1996.
- [5] Poinsoot ,John. Tractatus de Signis: The Semiotic of John Poinsoot [M].John Deely ,South Bend: St. Augustine's Press 2013.
- [6] Sebeok , Thomas A. Global Semiotics [ M ].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01.
- [7] Sebeok ,Thomas A. and Cobley ,Paul.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emiotics [M]. IASS' in Cobley ,ed. London: Routledge 2009.
- [8] Sebeok ,Thomas A. and Danesi ,Marcel. The Forms of Meaning: Modeling Systems Theory and Semiotic Analysis [M].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00.
- [9] Tarasti ,Eero. Sein und Schein: Explorations in Existential Semiotics [M].Berlin: de Gruyter 2015.

责任编辑: 刘海宁

(上接第 121 页)

元气,减弱了物质生产力,最后走向了亡国。因此,必须认识到,仁义道德搞不好也会导致亡国。<sup>[16]</sup>

这里讲了中国古代为何一方面讲仁义道德,一方面现实社会缺乏仁义道德的情况,值得我们思考。德、得相通的视野正是打破原有研究的屏障、紧贴中国古代文化资源来重新审视道德的最佳切入口。道德是利益的一部分,在利益链中具有独特的位置,这是我们必须尽快确立的认识。

参考文献:

- [1] 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171.
- [2] 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
- [3] 徐少锦,温克勤.伦理百科辞典[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 1059.
- [4] 辜鸿铭.中国人的精神[M].李晨曦,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0: 29-30.
- [5] 何天爵.中国人的本色[M].周德喜,译.北京:文津出版社,2013: 前言.
- [6] 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
- [7] 安德烈·孔特-斯蓬维尔.小爱大德——美德浅论[M].赵克非,译.北京:作家出版社,2013.
- [8] 钱穆.现代中国学术论衡[M].北京:三联书店,2001: 3.
- [9] 黎翔凤.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
- [10] 朱谦之.老子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11] 孙诒让.墨子闲诂[M].北京:中华书局,2001: 161.
- [12] 十三经注疏[M].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3] 道藏: 24 [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88: 804.
- [14] 说文解字注[M].段玉裁,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15] 韩非子新校注[M].陈奇猷,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 [16] 涩泽荣.论语与算盘——人生·道德·财富[M].王中江,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75-76.

责任编辑: 张超